

红楼梦

中国古典文学卷

主 编 韩作黎
副主编 赵惠中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

曹雪芹、高鹗 著
(清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42
α
=
G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中国古典文学卷

红楼梦

(六)

[清] 曹雪芹、高鹗 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/(清)曹雪芹,(清)高鹗著.-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1997.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中国古典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红… II.①曹… ②高… III.长篇小说:古典小说:章回小说
-中国-清代 IV.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66 号

红楼梦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第六十一回

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

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么儿一席话，笑道：“好猴儿崽子，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？有什么疑的！不要讨我把你头上的钗子盖揪下来，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！”小厮且不开门，又拉着笑道：“好婶子，你这一进去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，我这里老等。你若忘了，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柳氏啐道：“发了昏的！今年还比往年，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。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？人打树底下过，两眼就像那薰鸡似的。还动他的果子！可是你舅母、姨娘两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不和他们要去？倒和我来要！这可是‘仓老鼠问老鸱去借粮，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倒有。’”

小厮笑道：“嗳哟！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！我看你老人家从今以后就用不着我了？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，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”柳氏听

了，笑道：“你这一个小猴精，又捣鬼了，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？”那小厮笑道：“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单是你们有内线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线不成？我虽在这里听差，里头却也有两姐姐成个体统的。什么事瞒了我们！”

正说着，只见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小猴儿，快传你柳婶子去罢。再不来可就误了。”柳家的听了，不顾和小厮们说话，忙推门进去，笑说：“不必忙，我来了。”一面来至厨房。他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他们都不敢自专，单等他来调停分派。一面问众人：“五丫头那里去了？”众人都说：“才往茶房里找他们的姊妹去了。”

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搁起，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饷。忽见迎春房内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：“司棋姐姐说，要碗鸡蛋，炖得嫩嫩的。”柳家的道：“就是这一样儿尊贵，不知怎么，今年鸡蛋短的很，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，我那里找去？你说给他，改日吃罢。”莲花儿道：“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馊的，叫他说了我一顿。今日要鸡蛋又没有了。什么好东西！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，不要叫我翻出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真个走来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，说道：“这不是？你就这么利害！吃的是主子，给我们的分例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？”

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，便上来说道：“你少满嘴里噁！

你妈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这几个，预备菜上的浇头。姑娘们不要，还不肯做上去呢，预备接急的。你们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，没有好的，连鸡蛋都没了。你们深宅大院，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，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！别说这个，有一年连草棍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！我劝他们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大鸭子，将就些也罢了。吃腻了肠子，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。鸡蛋、豆腐，又是什么面筋，酱萝卜炸儿，敢自倒换口味。只是我不是答应你们的，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。我倒不要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。”

莲花儿听了，便红了脸，喊道：“谁天天要你什么来？你说上这两车子话！叫你来，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？前日春燕来，说‘晴雯姐姐要吃芦蒿’，你怎么忙得还问肉炒鸡炒？春燕说‘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儿，少搁油才好’，你忙得倒说‘自己发昏’，赶着洗手炒了，狗颠屁股儿似的亲捧了去。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说我给众人听。”柳家的忙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些人眼见的。不要说前日一次，就从旧年以来，凡各房里突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，谁不是先拿了钱来，另买另添？有的没的，名声好听，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，两只鸭子，十来斤肉，一吊钱的菜蔬，你们算算，够作什么的？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，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，那个点那样？买来的又不吃，

又要别的去，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，天天转着吃，到一个月现算倒好。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菜牙儿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，我倒笑起来了，说：‘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钱的。这二三十个钱的事，还备得起’。赶着我送回钱去，到底不收，说赏我打酒吃，又说：“如今厨房在里头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，一盐一酱，那不是钱买的。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你又没得赔，你拿着这个钱，全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。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。没得赵奶奶听了又气不忿，反说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，我倒好笑起来，你们竟成了例，不是这个，就是那个，我那里有这些赔的！”

正乱时，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，说他：“死在这里，怎么就不回去？”莲花儿赌气回来，便添了一篇话，告诉了司棋。司棋听了，不免心头火起。此刻伺候迎春饭罢，带了小丫头们走来，见了许多人正吃饭，见他来得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让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：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丢出去喂狗，大家赚不成。”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抢上去，一顿乱翻乱掷。慌得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说：“姑娘不要误听了小孩子的话，柳婶子有八个

头，也不敢得罪姑娘，说鸡蛋难买是真。他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。凭是什么东西，也少不得变法儿去。他已经悟过来了，连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”

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，方将气劝得渐平了，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，便拉开了。司棋连说带骂，闹了一回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出一碗鸡蛋，令人送去，司棋全泼了地下。那人回来也不敢说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，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。遂用纸另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。且喜无人盘问，一径到了怡红院门前。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远远的望着。

有一盞茶时候，可巧春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，春燕不知是那一个，到跟前看真切，因问作什么，五儿笑道：“你叫出芳官来，我和他说话。”春燕悄笑道：“姐姐太性急了。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，只管找他作什么？方才传了他往前头去了，你等他一时，不然，有什么话告诉我，等我告诉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关了园门。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春燕，又说这是茯苓霜，如何吃，如何补益；“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。”说毕，便走回来。

正走蓼溆一带，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。五

儿藏躲不及，只得上来问好。林家的问道：“我听见你病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五儿陪笑说道：“因这两日好些，跟我妈进来散散闷。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。”林之孝家的说道：“这话岔了，方才我见你妈出去我才开门，既是你妈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诉我说，你在这里呢，竟出去让我开门，是何主意？可是你撒谎。”五儿听了，没话回答，只说：“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取去的，我忘了，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。只怕我妈错认，我先去了，所以没和大娘说得。”

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，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，几个丫头对赖，没主儿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蝉、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，见了这事，便说道：“林奶奶倒要审审他，这两日往这里头跑得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。”小蝉又道：“正是，昨日玉钏姐姐说：‘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，少了好些零杂东西。璉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谁知也少了瓶子。若不是寻露，还不知道呢。’”莲花儿笑道：“这我没听见，今日我看见一个露瓶子。”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，每日凤姐使平儿催逼他，一听此言，忙问在那里。莲花儿便说：“在他们厨房里呢。”

林之孝的听了，忙命打了灯，带着众人来寻。五儿急得便说：“那原是宝玉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。”林之孝家的便说：“不管你芳官圆官，现在脏证，只呈报了，凭你主子前辩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进入厨房。莲花带着，取出露瓶，恐还偷

有别物，又细细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，带了五儿，来回李纨与探春。

那时李纨因兰儿病了，不理事务，只命去见探春。探春已归房，人回进去，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，探春在内沐浴，只有侍书回进去。半日出来说：“姑娘知道了，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。”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。到凤姐那边，先找着平儿，进去回了。

凤姐方才睡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：“将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板子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”平儿听了，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吓得哭哭啼啼，给平儿跪着，细诉芳官之事。平儿道：“这也不难，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。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，还等老太太、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，这不该偷了去。”五儿见问，忙又将他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。平儿听了，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，拿你来顶缸的！此时天晚，奶奶才进了药，歇了，又不便为这点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”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，只得带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妇们看守，自己便去了。

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，一步不敢多走，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，不该做这没有行止的事；也有报怨说，正经更还坐不下来，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！倘或眼不见寻了死，或

逃走了，都是我们的不是。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。见了这般，十分趁愿，都来奚落嘲戏他。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，竟无处可诉。且本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水无水，睡无衾枕，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。

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时就撵他们出去，生恐次日有变，大家先起了个清早，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，送些东西，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，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。平儿一一的都应着，打发他们去了，却悄悄的来访袭人，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。

袭人便说：“露却是给了芳官，芳官转给何人，我却不知。”袭人于是又问芳官，芳官听了唬了一跳，忙应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，宝玉也慌了，说：“露虽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来，他自然也实供，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。岂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们陷害了？”因忙和平儿计议：“露的事虽突然，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说也是芳官给他的就完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虽是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经向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，如何又说你给的？况且那边所丢的霜正没主儿，如今有脏证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谁？谁还肯认？众人也未必心服。”晴雯走来笑道：“太太那边的露再无别人，分明是彩云偷偷给环哥儿去了。你们可瞎乱说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谁不知这个原作？但今玉钏儿急的哭，悄悄问着他，他答应了，玉钏儿也罢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。难道

我们好意兜揽这事不成！可恨彩云不但不应，他还挤玉钏儿，说他偷了去了。两个人，窝里炮’，先吵的合府都知道，怎么装没事人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，又没脏证，怎么说他？”

宝玉道：“也罢，这件事我应起来，就说是我要唬他们玩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，两件事就都完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也倒是件阴鹭事，保全人的贼名儿。只怕太太听见了，又说你小孩子淘气，不知好歹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这也倒是小事。如今便打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，我只怕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。别人都不必管。只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？可怜的是他，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儿。”说着，把三个指头一伸。袭人等听说，便知他说的是探春。大家都忙说：“可是这话，竟是我们这里应了起来的为是。”平儿又笑道：“也须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，问准了他方好。不然他们得了益，不说为这个，倒像我没有本事问不出来，就是这里完事，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。”袭人等笑道：“正是，也要你留个地步。”

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，说道：“不用慌，贼已有了。”玉钏儿先问贼在那里，平儿道：“现在二奶奶屋里呢，问他什么应什么。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，可怜他害怕都承认了，这里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他认一半，我要说出来呢，怕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。窝主却是平常，里面

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，因此为难，少不得来央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，还是怎么样？若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呢，就求宝二爷应了；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别冤屈了好人。”

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一时羞恶之心感发，便说道：“姐姐放心，也不用冤屈了好人，我说了罢：伤体面、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给环哥是情真。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，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有的。我原说嚷过两天就完了，如今既冤屈了人，我心里也不忍。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，我一概应了完事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都诧异，他竟这样有肝胆！宝玉笑道：“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，如今也不用你应，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和你们玩，如今闯出事来，我原该承认。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”彩云道：“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？死活我该去受。”平儿、袭人忙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你一应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娘来，那时三姑娘听见，岂不又生气？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没事。且除了这几个人皆不知道，这么何等的干净。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么，好歹等太太到家，那怕连房子给了人，我们就没干系了。”彩云听了低头，想了一想，只得依允。

于是大家商议妥贴，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，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，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给的，五

儿感谢不尽。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，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，押解着柳家的等候多时了。林之孝家的又问平儿说：“今儿一早押了他来，恐园里没有人伺候早饭，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。”平儿道：“秦显的女人是谁？我不大相熟。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里没作什么事，所以姑娘不认识。高高的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净爽利的。”玉钏道：“是了，姐姐，你怎么忘了！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婢子，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，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。”

平儿听了，方想起来，笑道：“哦，你早说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也太派急了些，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，连前儿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。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要什么的来，偏这两个孽障怗他玩，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，宝玉使瞅着他们不提防，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。这两个孽障不知道，就唬慌了，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，方细细的告诉了我，东西拿来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，也曾赏过许多人。不独园内人有，连妈妈们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，又转送人。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之流的人。他们私情各自来往，也是常事。前儿那两婆还摆在议事厅上，好好的原封没动，怎么就混赖起人来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说。”说毕，抽身进了卧房，将此事照前回了凤姐儿一遍。

凤姐儿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宝玉为人，不管青红皂白爱兜

揽事情，别人再求求他去，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，给他个炭篓子带上，什么事他不应承？咱们若信了，将来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还要细细追求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，虽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，茶饭也不用给他们吃，一日不说跪一日，便是铁打的，也管招了。又道是：‘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。’虽然这柳家的没偷，到底有些影，人才说他。虽不加贼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挂误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”

平儿道：“何苦来操这心！‘得放手时须放手’。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乐得施恩呢。依我说，总在这屋里操上一百份心，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，没的给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。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，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，到了六七日还掉了。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，气恼伤着的？如今趁早见一半不见一半的，也倒罢了。”一席话，说得凤姐笑了，说道：“凭你这小蹄子发放去罢。我才清爽些，没的又怄气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这不是正经！”说毕，转身出来，一一发放。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要是一点子小事，便扬铃打鼓乱折腾起来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将他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。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，再不必提此事，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。”说毕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。林家的就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、探春，二人都说：“知道了，宁可无事，很好。”

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，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出来，只兴头了半天，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许多亏空来，说：“粳米短了两石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。”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，悄悄的备了一簋炭，五百斤木柴，一担粳米，在外边就遣人送到家去了；又打点送帐房的礼；又预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，说：“我来了，全仗列位扶持，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”正乱着，忽有

人来说：“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，就出去罢。柳嫂子原无事，如今还交给他管了。”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魂魄，垂头丧气，登时掩旗息鼓，卷包而出。送人之物白丢了许多，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，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，无计挽回，只得罢了。

赵姨娘正因彩云相赠了许多东西，被玉钏儿吵出，生恐查诘出来，每日捏一把汗偷偷的打听信儿，忽见彩云来告诉说：“都是宝玉应了，从此无事。”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。

谁知贾环听如此说，便起了疑心，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出来，照着彩云的脸上摔了来，说：“这两面三刀的东西！我不希罕。你不和宝玉好，怎么肯替你应？既有担当给了我，原该不叫一个人知道。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，我再要这个，也没趣。”彩云见如此，急的罚神赌誓，至于哭了，百般解说，贾环执意不信，说：“不看你素日之情，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，就说你偷来给我，我不敢要。你细想去罢！”说毕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赵姨娘骂：“没造化的种子，这是怎么说？”气的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，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“好孩子，他辜负了你的心，我横竖看的真。让我收起来，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。”说着，便要收东西，彩云赌气一顿卷包起来，乘人不见时，来到园中，都撇在河内，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。自己气的夜里在被内暗哭了一夜。

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，原来宝琴也是这日，二人相同，